

中国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

刘兆伟 译注



人民教育出版社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中国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

（附《大学》章句）

01.2100—《大学》章句（附《大学》章句）

（附《大学》章句）

刘兆伟 译注

文苑—《大学》章句（附《大学》章句）

（附《大学》章句）

中国哲学史（附《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刘兆伟译注.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10
(中国教育名著丛书)

ISBN 978-7-107-29105-0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儒家 ②《大学》—译文
③《大学》—注释 IV. ①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226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78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册

定价: 11.6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导 言

《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南宋朱熹为使儒家思想更为凝练简明地迅速播达于天下万民，在唐代韩愈、李翱和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有关思想基础上，反复斟酌，选取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将儒家主要思想概括无遗。“四书”总共只有五万余字，易于传播，易于普及，易于弘扬。由于朱熹以后的南宋、元、明、清四朝科举考试均以“四书”为准，所以“四书”快速传播。《大学》之影响随之而广泛深远。

一、《大学》概况

关于“大学”的界定，汉代郑玄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代孔颖达说：“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彰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其实郑玄、孔颖达均认为大学是做大事、治国理民的学问。大学，就是大学问。

程颐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为《大学》作序，首先就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可见朱熹赞同程颐“初学入德之门”的观点，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法而已。教人先学什么，次学什么，再学什么，既是为学次第，又是为学方法，所以程朱所论是一致的。

但《大学》绝不只是教人学习步骤与方法的，所以，还需回观郑玄所论：“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这确是贴题之论。而朱熹在注“大学之道”的“大学”时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即大人君子的学问，管理者的学问。

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论大学说：“古者八岁而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至十有五，始入大学。此书所述是已。篇首总提独断断，曰在明明德，曰在新民，曰在止于至善。辞专旨确，截然斩然，以明外此无他道也。自学校废，教法不明，而学非其学，异端邪说横流奔放，尽坏人心，无所不至。所幸遗经仅传，尚可存考。而支离传注，又从而蚀之，岂不甚可叹哉！学者首明所先者何在？所格者何物？而不谬其所止焉，则大学之道庶乎其得矣。”

而梁漱溟所介绍的严立三、伍庸伯二先生所论《大学》的观点是，严说：“大学所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伍说：“明明德是其第一要点，修身为本是其第二要点。”伍、严两家实质是说“大学”主要是“修身治国”的学问，这与孔子“修己以治人”、“修己以安百姓”思想观点是一致的。

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说：“此篇为儒家之政治理论，以德治为主旨。《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再则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三则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四则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大学》论政，即从孔子德治之主张，引申而成有系之文章者也。”

综上各家言而论，《大学》是高度概括儒家“修己治人”、“修己以安百姓”思想的理论著作。大学，是大人君子之学；大学教育宗旨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教育的步骤即大人君子修身步骤与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教育的内容，一是教人事物的终始本末、“知所

先后”、“诚意”、“慎独”、自新、亲民、各尽其职责本分；二是君子要有“絜矩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率风范，举贤远过；三是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不要聚敛财富，而能散财于民。如此培养大人君子，定能有“修己治人”质量的保障。大人君子有“修己治人”的质量，就能做好表率风范，就能管理好人民，就能使人民重义轻利、趋善去恶。所以说，《大学》一书是高度概括儒家思想精华的一部书，也是论修己治人者需达之高境界与应恪守之治人原则的一部书。

二、《大学》修己治人总论

《大学》开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宗旨，大学问的要义，第一点就是要弘大扩展人们与生俱来的善性，使“明德”更明，善性更善。《孟子·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大学》的“明德”即《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善端。四善端如同星星之火，泉源细流。如欲使星火形成燎原之势，使涓涓小水形成波澜壮阔的江河，就必须扩而充之；同时要谨慎防止腐蚀的玷污，坚决涤除思想上的非分之念。而“扩而充之”与坚决涤除非分之念的功夫，就是“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真正做到“明明德”，不但自身修养到了高尚境界，“仁义礼智”，而且能够以此教化百姓，久而久之，则能够使社会相对均衡、和谐、安定，形成合力，天下升平，人心和畅。如果“明德”不明，使天下人的善性逐渐消失，兽性横溢，人们则不能亲其亲、子其子，上下乖离，相互残杀。小而言之，每个人都不能自保；大而言之，人类社会则会成为狼咬鲸吞的血腥屠场。所以，“明明德”是

治理人类社会大学问的第一要义。

大学的宗旨，即大学问的要义，第二点就是“在亲民”。“亲民”是大人君子“明明德”的落脚点。仁义礼智的高尚修养最终要体现在“爱人”、“亲民”上，大人君子要合群、利群、惠群，必然要积极联系民众、亲近民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认为，民至卑而不可轻，民至贱而不可残。《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无逸》：“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由此不难看出，“亲民”就是亲近人民，亲爱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在此基础上，为人民解除苦痛，引领人民去争取和谐安定的生活。这就是修养“明德”者应担当的责任。既然亲爱人民，那就必然要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如《论语·宪问》中孔子所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民爱而后，才能由衷去化育之，使之能“明明德”。而朱熹认为“在亲民”应为“在新民”，且引程颐观点说：“亲，当作新。”将“在亲民”改为“在新民”后，讲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如此讲法被后世广泛认可，尤其革故鼎新之际，人们往往热衷于“新民”、“革其旧”等词语，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究其实，“亲民”就是“亲民”，而不是“新民”。王阳明有关论说是可取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弃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义。‘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如上所论，“亲民”的理念，是中华文化的一贯思想，是先圣先贤的理想追求之一。而只有真正“亲民”者，才能使民新。

大学的宗旨，即大学问的要义，第三点就是“在止于至善”。有了高尚之德，才能爱人、亲民，爱之亲之，才能使之更好地修养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大人君子要带领人民不断践行所修之德，最

终要达到“至善”的最高目标，而一旦达此目标，就要恪守这一目标而不移。既要达到“至善”，又要一定守住“至善”，而无丝毫闪失。当然，《大学》所论“止于至善”，最先达到者应是先知先觉者，应是管理者、带头人。所以也可以讲，大学是大人君子之学。“至善”是中国文化中修养的最高境界。这境界虽不能轻易达到，但有达到的可能，君子仁人有达到的希望。其与宗教不同的是，“至善”不是彼岸世界，“至善”就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去践行，就逐渐接近其标准。以上三点是《大学》所论问题的纲，有关具体内容下文逐渐展开，论述说明，层层深入，环环相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一般来讲，知道了、明白了奋斗目标，而后方向就明确，确定无疑；努力方向无疑惑，就能逐渐消除违背正确方向的杂念，而后静下心来；心静无杂念才能四体安适，泰然愉悦；只有身心安适无杂念，不慌不恐，无憎恶，无偏爱时，才能不偏不倚，客观地思虑事物，才能诚明辨析是非美丑高低善恶，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化为社会实践，就是践行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那也就是“明明德”了。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终始本末，人心所思虑亦有先后，亦有根本和末枝，道德修养何尝不如此？所以《论语·学而》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了解了凡事先本后末，孰重孰轻，且能依先后去践行，这就接近了“道”，接近了大学教育的宗旨。下文所论的八条目就是具体明晰地教人依先后去修养，去做人。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古代大有担当精神而想使天下人们普修善德的大人君子，都是先从基础做起。基础就是从万事万物中辨析是非善恶、本末终始。而后要知道社会秩序的前后左右，各色人等都居于何位，当为当不为，当然也包括自己是什么角色也要清楚明白。这是真正的知识。懂得了这些，才能意念诚纯，诚纯就是最符合大自然的本真，不偏不斜，无过无不及，不添加任何感情色彩。为什么能如此？就在于“格物”格得好，“致知”结合社会实际与自己的思想实际，反映在意念上就纯正、真诚。一意一念都纯诚，心自然端正。心正才能反映人性善的本真，才能从孝悌做起，关爱天下人。心正身必正，即修身是建立在修心基础之上的。

“心正而后身修”，内心规范，形体必然随之规范；反之，修身修得好，必然心修得好。只有意诚、心正、身修者，才能治好自己的家。《孟子·尽心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显然古圣先贤清晰地认为自身得不到很好的修养，脱离正道，想管理好自己的家是不可能的。“齐家”的“齐”，繁体为“齊”，造字之初为，意为麦穗长得整齐茂盛。而“齐家”之“齐”，不是不分男女老少都一个标准的整齐，而是使其各尽其心力，各自在自己位子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善性，全家整体看是一派向善向上的兴旺景象，即心齐的景象，这就是家齐。确立了治家的表率风范，就会使一个地区的各个家族心向往之，这就具备了治理好一个地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努力爱人亲民，广纳贤达的理政理念与方法。《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梁惠王上》：“是故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诚能如此，一个地区就会治理得好。治好

一个地区者，就会影响其他地区，这就有了治理好天下的基础。上文已论，基础不是全部，仅是基础，尚需提高自己的管理智慧与能力，要有自强不息、坚毅不拔的精神，时时要“止于至善”，不动摇。正如《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中庸》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样就能治理好天下。由以上不难看出，欲有所作为者，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基础学起，时时结合自身的认识与实践，切实地提高自身素质。每个环节都要做到真、诚、纯、正地修养自己，时刻不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自己的奋斗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后，还要避免腐化贪婪，永居于“至善”的境界，就能永远爱民如子，“恭、宽、信、敏、惠”。如此，天下自然能够相对的“均、和、安”，官民和畅，熙熙而乐。如果丢失了上下修养身心这一根本，想把国家治理好是不可能的。注重了根本反而枝叶不繁茂，不注重根本反而枝叶繁茂，这是根本不会有的事。所以做人应抓诚意、正心、修身这个根本，为官也应抓这个根本，不抓这个根本，一切皆为浮萍。此论古今皆宜，集中而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人做官之道的永恒性。

三、《大学》论明德自新以新民

《大学》总论已经把全书的宗旨阐述明白，但以下各章亦绝非添足之辞。乃引经据典加多总论的根系，或进一步深入论述，以巩固总论观点不可疑移，或指明治国理政不可缺失之原则。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尚书》之《周书》、《商书》、《虞书》均论述了相同的内容，每个人都应“明明德”，也都能“明明德”。经常审视大自然给我们的善性良知，使之不散佚，这是“明明德”之基础。即虞舜、太

甲、周文王、周武王皆以恪守大自然所赐之善性良知，且弘扬之，为修养大道。虞舜、周文王、周武王历史功绩昭昭耀世，下文尚有所论，此不赘述。《太甲》三篇乃贤相伊尹为颂赞太甲由“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而转变成“悔过自责、转善”的篇章。其中所论以汤为榜样，教诲太甲奋发向上。“先王顾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祇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伊尹认为汤重视天所赐之大善大德，守得住，发扬得好，表达了对天地、社稷、宗庙的尊敬。天时时在监督考察每个统治者的德行，真正以天所赐大德良知，对待天下，天就会代表人民把大权交给他。他就能统治好天下，就能成就圣明君主的美名。由此，通过可靠史实论证了有作为的明君贤相无不重视“明明德”，且都能延其“明德”于万方百姓，以使天下和平、安定、均衡。无论圣主、贤臣，其“明明德”的高境界，均为自己努力修养所致，“皆自明也”，非外力强加所成。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大道理清楚了，具体如何“明明德”？商汤作了表率。他在自己每天洗脸的盆子中刻上铭文，表明自己决心天天使“明德”更明，把“明德”沾染的污点、灰尘都要洗去。洗了就能避免不明，即以善行善言修养自己，“明德”就更明；天天修养，“明德”就天天明；不断修养，“明德”就永远明。《老子》的“涤除玄鉴”（依高亨说），佛教禅宗神秀的“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其境界犹如儒道此论。而禅宗六祖慧能所论：“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均属在“明明德”思想观念影响下对佛教的理解。《孟子·告子上》：“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明德”不断地得到涵养，犹如春天万物，生机勃勃，不断

地弃旧图新以发展壮大，不断地清除外来尘垢而获取新生，都是说修身修心是终生不辍、持续永恒的。只有如此，人们才能保持善性良知的永恒。不断获取新生，就是永远涤除污秽，且使原有善性发扬光大，就是“明明德”。

“《康诰》曰：‘作新民。’”《尚书·康诰》原文：“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痛）病乃身，敬哉！天畏棐（fěi）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首先当明《康诰》一文是何背景下写就的。周初分封诸侯，为使殷祖庙祭祀不辍，把殷后代武庚封于殷旧址，以管叔、蔡叔辅之。而管、蔡与武庚叛周。周公伐之，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而后将其地分而治之，封微子于宋，封周公同母弟康叔（封）于卫。二地皆为殷遗民集中之地。周公恐康叔不慎，治不好殷遗民之地，借周成王之口气，教训康叔。其意为，成王说：唉！康叔啊！百姓生活艰难，如病在己身，谨慎啊，设法解除吧！上天可敬畏就在于辅助真诚。真诚地对待百姓，就会发现百姓生活的艰辛。去尽心竭力地帮百姓解除忧患吧！治人者不要追求个人的康乐淫欲，才能治理好百姓。传闻说：“存在的怨恨不在大，也不在小，就看能否勤勉为公，能否施恩惠于民。”上述做到了后，你康叔封，就应一心一意为宏大王业，而“如保赤子”一样去爱护殷的遗民，这也是辅助成王实施承受的天命大业，把殷纣恶政熏染过的遗民改造成具有周的德性的人民，即把刁民改造成教化成善良之民。显然，《康诰》“作新民”本意的实质与《大学》所论也是一致的。改造殷遗民，实际是去掉殷遗民沾染的恶性，恢复善性，这仍然是“明明德”。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朱熹《诗集传》解为：“命，天命也。”“周邦虽自后稷始封，千有余年，而其受天命，则自今始也。”《四书章句集注》解为：“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

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此处朱熹说不甚妥帖。当为：周乃千年之邦，逐渐兴盛，以至得天下，就在于他不断去除弊政，“明德”常新。以常新之德，即常善、常诚、常正之德去化民、育民、治民，当然就能使国家天下和平安乐。命，天命。《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此指人性，人性本善。人性永不受外界染污而纯诚就是“其命惟新”。人人以极大的努力去维护善性，保持天命的纯诚，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一节不是解释“新民”的，仍然是在充实“明明德”的论点。

以上可见，“新”与“亲”不是一回事。“在亲民”就是在于亲近、关爱人民，而“新民”，使民“新”，是“亲民”、爱民的主要内容。再者，欲使民“新”，为官者必先自新。先自新者，而后去亲民，则使民亦自新。所以“在亲民”之“亲”，不能理解为“新”。程夫子、朱夫子以至后世追随者将“亲”讲为“新”是不妥当的。

四、《大学》论亲民者天下归心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系《诗经·商颂·玄鸟》篇，讲商先祖出于玄鸟，商汤、武丁等有所作为，建立商朝，承继先祖之德，天下归心，于是国都周围聚集了众多百姓，与商之贤王同心同德，愿受使令。其一，是指人往高处走，即往善处走，商贤王爱人亲民，人民自然聚拢在他们的周围。其二，是指人都往最适宜自己生活的地方流徙。朱熹认为，这是“止于至善”的例证。其实应是“亲民”的例证，只有统治者“亲民”，人民才能共同拥戴之。

《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

此《诗经·小雅·缙蛮》篇，以黄鸟择地而栖，喻人民择德而从。欲使民从，则必修德方可，所以实质仍是强调爱人亲民。人、鸟皆离恶境而投光明，即谁光明、谁德善，谁的人民就会多。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深思远虑的周文王，一贯地光明磊落，敬天保民。这也是在讲“亲民”。朱熹牵强附会，将此讲成“圣人之所止”是不妥帖的。《大学》引此三诗所论的本真是亲民者天下归心。

五、《大学》论君臣父子各有至善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止于至善”，要各尽其名分、各依其地位与能力，达其力所能及的最高善境。人人能力不同、地位不同，但都有自己的最高善境。而《大学》一书重在论大人君子之学养，所以“止于至善”当是大人君子善的最高境界。但无论如何，儒家所倡的境界再高，也是与现实紧密相关的，总不脱离“修己治人”、惠民、利民、与民同乐的实际。

《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经·卫风·淇澳》开篇“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是比兴，以水湾处沃土长着绿油油的茂竹比喻有德君子。古来一直认为竹可断而节不可脱，往往以其喻恪守节操的君子。有文采、有修养的君子，总是不停地切磋、琢磨，去非求是，积善成德。“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这样的君子是人们修养的楷模，岂能忘怀呢！《大学》说：讲不断地切磋，就是讲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琢磨，就是经常“三省吾身”，加强自身修养。“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有修养而谦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是有威严而恪守礼的规范。有文采而有修养的圣贤，令

人民不能忘怀，讲的是盛德至善之圣贤，人民总是不能忘掉的。为什么不能忘掉？因“有斐君子”不断修养自己，不断地省察自己，使自己“止于至善”，是人民的标杆。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诗经·周颂·烈文》讲：“呜呼！人民永远怀念周文王、周武王。”为什么永远怀念？就因为他们终生修德养善性，对待人民“若保赤子”、“明德慎罚”。这就是至善。不忘先圣先王的标志是，后世君子能够循先王所为而尊重贤达，亲近家族，关爱人民；劳动者能够获得其乐，获得其利。所以，后世君子、小人终生都不忘“止于至善”的圣贤。

六、《大学》论治国者要抓根本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此节引孔子语，主要说明凡事需抓根本，而抓根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根本，这就需要“格物、致知”的功夫。治理国家，判断是非曲直、惩恶扬善是一般正常的行政举措。孔子认为，与众不同的做法，是要从根本上使人民受到良好教育，人人自律，不违礼坏法，消弭争斗，这样一定会使社会无争讼，和谐安定。诚能如此，即使有个别刁民也终因无闹事的环境，碍于众人反对，他们也没办法大放厥词。这是真正的知道治国之根本。而这里所讲的知道治国的根本，就是真正的最高的知识，即格物致知。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均、和、安”，为此，孔子提出了“仁、礼、中庸”的修养目标。而达此修养目标需要很好的教育。教育的根本内容是孝悌。《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无论修己还是治人，都应抓根本，都要抓根本。治国理政的根本是教育，是修德；教育、修德的根本是孝悌。只有具备了孝悌，才能逐渐形成仁德，有仁德者多了，社会才会和谐安定，才会息讼无争。

七、《大学》论修己的最高境界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诚意，诚实意念。每个意念都能做到诚实不欺，合乎天道自然，如同厌恶臭味，喜好美色，那么自然的诚实意念，就是自然的满足与快乐，所以君子总是谨慎地对待独处时的意念。小人离群闲散时意念放肆，欲为不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看到君子而后收敛自己的劣迹，遮掩自己的恶举，粉饰外表，假扮为善。虽系假扮为善，还比破罐破摔要好，毕竟他知道真善美是大家应遵循的正道，还不愿意让人说他是恶人。这样的人尚有可教育、可使之善的基础。但其耍小聪明，如有独处的环境，其意念就易于偏斜，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偏得些非分之利。殊不知人们了解他深入肺肝，其意念有何歪打算，皆在人们心目中。既然如此，遮掩坏行为、歪主意，有什么好处呢？内心诚不诚，都会自然地体现在每个人的外表，绝对作不了假的。所以君子总是谨慎地对待独处时的意念。再者，不谨慎也不行，君子的心肝肺也会被人们洞察的。曾子说：周边有众人的眼睛盯着呢，有众人的手在指着呢，这是多么严格的监督啊！这就是讲，君子高度自律是对的，但不自律也不行，众人在

审视啊！当然，君子修养因为天道人心的需要，非为名利而为，非因监督而行。自身修养如何，自己知道，别人都知道，富有必然影响到所居之所的修饰；道德修养到一定程度，身心自然有所体现；内心宽厚或狭隘，体态上自然有所呈露。伪装也流露，只要不诚，怎么掩盖也躲藏不了，所谓欲盖弥彰。反之，内诚而外必庄，内厚而外必善。所以，既然是君子，其意念就总是诚实而纯正的。

意念诚实，即顺天道自然而为之。中华民族最高修养境界即诚实意念。这个诚实意念，是与天道、大自然为一体的。所谓天人合一，其原来意义盖源于此。人若本着与生俱来的善性为人为官，就是与天同道，或说替天行道。因为天护佑万物而无声无影，决不显现自己的功德。诚，就是真，真就是自然。所以说中华民族最高的修养境界就是自然。自然有的不能灭，自然无的不能加，自然纯的不能浑，这才是意念诚实的本真。

儒家所倡导的意念诚实，是指心与意循自然、任自然，不能将本真扭曲。一旦心驰神往于物利，就要将其放心收回，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合适的范围内，一旦膨胀，一旦突破规范，就会产生非分之欲、非分之求。所以，欲保持意诚的最高境界，一定要做到“寡欲、节欲”。节欲也不能过度，而要适度，不要伤害自然之情意。清朝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说：“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是以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勿过情，无不及情，可谓非天理乎！”戴震此论，可谓最为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儒家修养最高境界的真谛。

八、《大学》论意念诚纯以正心修身

意念纯正了，每个动意即心的任何活动都本天道自然之善，其支配着的身体，自然端正为善。而人们的心如有所愤愤不平（“忿懣”），其身体形为就不能端正。愤愤然怒气冲冲，就易于不冷静、不客观，就易于过激；胆怯、害怕本身就是丧失了自信心，就易于